



家人粽在身旁

天地有情，端午有艾，艾香悠悠，爱意浓浓。青青的艾草，续写着爱与被爱的故事，给平淡的日子注入了新鲜与庄重，给当下与回忆增添了诗意与美好。有的食物我们再也吃不着了，端午的幸福却长成了我们最温情的人生。

艾香悠悠

□王优

晨跑回来，见巷口堆了一小堆草木。艾草、菖蒲、薄荷、苦蒿、八角枫，混杂着用稻草捆成一束一束的。脉脉香气在空气里飘浮萦绕，顿觉神清气爽，于是走过去看。

“买吧，新鲜，今早才去地里割的。”卖艾草的瘦高个男子说，语气里很有些期待，随手把有些凌乱的草束重新摆放整齐。翻弄之际，香味越发浓郁起来。

一年里，只有端午前后几天，乡下的草木才有机会进城。它们从田边地头纷纷起身，带着露水和泥土，还有乡村特有的清新和野性，来到集市，来到街头巷尾，带来香气和祝福，勾起记忆与怀想。远去的乡村，褪色的童年，于是慢慢回归，复又鲜活起来。

蹲下去翻动，一把把捡起来看。灰白的艾草，叶和茎都着了一层淡霜；碧绿的菖蒲，青锋宝剑似的；红茎薄荷，碎叶苦蒿，皆有细长的身子。这些带着露珠的植物，堆叠在一起，枝枝叶叶，柔柔顺顺，散发着草木特有的芬芳，有的清幽，有的微涩，有的甘冽，有的恬淡。

记忆里，艾草是灵丹妙药，专治小孩肚疼夜哭。小时候只要肚子一疼，祖母常常去割把艾叶，熬浓浓的绿色汁水，连哄带骗灌下去，十有八九药到病除。有时候祖母也用来煮一大锅水，给我们洗澡。紫苏、艾草、薄荷，一股脑儿丢锅里熬。大热的天，在院子里，放一大木盆，装大半盆绿莹莹的水，把我们姐妹几个拎到水里，一个个搓洗。夏天的傍晚，乡村里蛙鸣如鼓，蚊虫嗡嗡嗡嗡，偶有萤火虫，提着灯笼跑来凑热闹。晚风徐徐，草香氤氲，哗哗水声中，童年的快乐像飞溅的水花一样单纯而透明。

女儿出生在冬天。月子期间，总是夜哭。小不点儿白天还好好的，一入夜就嘤嘤不停。用了不少办法，却收效甚微。有人说了个偏方，将艾草洗净，用热水浸泡，捣烂，挤出汁液，喂几小勺。依法照做。嘿！果然奏效。此后，对艾叶的了解多了几分，亲近也多了几分。艾分家艾、野艾，人们最喜欢的是家艾。有经验的人根据叶片的形状、气味，就能辨识出家艾野艾。野艾叶片单薄，香气寡淡；家艾叶片厚实，两边都长有绒毛，它的茎、叶都有挥发性芳香油，能散发出奇特芳香。

端午节插艾草是我国的传统习俗，艾叶插于门庭、悬于堂中，主要是用以驱瘴避邪，求个平安吉祥。少年时代，在乡下老家，每逢端午节，祖母总是要去割些艾草来，悬在堂屋门灶屋的两旁。长大后，我却忘了这样的仪式。去年，侄女来我家过端午节。一大早，她便溜去集市，买了艾草，兴冲冲挂在门上。“你看，挂了艾草，是不是就添了节日气氛了？”哈哈，果然。本来沉寂的楼道，因了两枝青青艾草，瞬间生动起来。

这之前，端午节还没有在这门上挂过艾草呢。门上悬了艾草，开门关门总有淡淡的香。哦，田间草木离我如此之近，心思不由得柔软起来。有时见艾草缺枝少叶，心中无一点恼意，想来是谁闻了香，情不自禁摘一片叶子吧，有什么关系呢。中秋到来，元旦忽至，转瞬又是端午。青草变成干草，那束艾叶还好好地悬在门上舍不得扔呢。

天地有情，端午有艾，艾香悠悠，爱意浓浓。青青的艾草，续写着爱与被爱的故事，给平淡的日子注入了新鲜与庄重，给当下与回忆增添了诗意与美好。端午时节吃粽子，古人生活总如诗。山前青青野艾草，你家门前插几枝？

甜甜的味道

□贾春婷

五月立夏，六月芒种，转眼已夏至。门前麦子已满穗，光阴又过半。

闷热的空气渐渐撑满了昼长夜短的时日，地上的一切都在蓬勃向上地生长，田野里，风起浪涌，波涛汹涌，涌动着麦子淡淡的清香，荡漾着麦子壮烈的吟咏。

六月的乡下，一片浓绿，绿得浓稠，绿得波澜壮阔。如此的美丽壮观，魂牵梦绕地呼唤我回到乡下。园子里的韭菜、芹菜、小白菜们挨挨挤挤地顺风而长，茄子、西红柿、辣椒健壮的身躯上挂满了果实。翠绿、碧绿、浓绿都长成了风景，在一阵阵风里欢喜摇摆，日常空寂的小院里生机勃勃。

只可惜，她不在，无从感知这一切。不知天堂里的她还记得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是否也要包粽子？在深海似的蓝天上划龙舟？

龙舟的记忆来自她的故乡——湖北。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她的家乡年年端午都要赛龙舟，年轻力壮的汉子们腰里绑着黄绸带，头上扎着红丝带，一条龙舟两排人，打着赤膊，齐声喊着号子划着桨。那火热、那激情、那威武，随着一声号令，随着一路西行的火车深深留在了在她二十岁出头的岁月里，从此，山水相隔，一别两宽，故乡变他乡，他乡成故乡。龙舟成为她永远回不去的一缕乡愁和温暖，也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闷热的夏季，那里的天空总是雨水涟涟甚至瓢泼，如同爷爷奶奶心里的泪，流了无数次，却无法唤回外婆的幺妹儿，唤不回爷爷那个曾经说“我将长大了要走得远远的”招人喜爱的小少年。蜗居在贫瘠干旱的小村庄，无边的稻田变成了漫山遍野的麦田，湖泊河流里的鱼虾、莲藕和鸭子变成了野滩上的牛羊和圈里的猪与鸡，数不清的橘子树变成了房前屋后的杏树，白米饭变成了拉条子，未曾以插秧赶鸭为理想的他们却以割麦子、养猪维持着生计。

然而，端午的习俗未曾丢弃，甜甜的米糕幸福了我的童年，少年直至青年时代。

端午节到了，房前屋后一片兴旺，满怀激情的麦子极力吮吸

着天地精华，在金色的霞光里吐出淡黄色的麦花，渐渐粘满整个麦穗，沐浴着丘陵地带的温润凉爽，在强烈的阳光里，用尽所有的气力，将生命的乳汁全部灌输给穗壳中稚嫩的籽粒，渐渐失去光彩，变成干瘪的白色而凋落，仅仅两到三天，麦花走完了极为短暂而又美丽的生命，从此，麦粒饱满，麦香溢满整个村庄。

母亲也像一株麦子，用尽全力将结在她身上的我们托举出贫瘠的泥土地而耗尽了她的生命。

夏日的清晨，她总是迎着微薄的晨光在厨房里升起一天的烟火，星光闪耀的夜晚，她又在昏沉的睡梦中筹划着我们的未来。年少不懂事的我们，在每个端午节的清晨里沉睡不起，她喂饱了猪，为鸡撒上食，开始为我们蒸米糕，阳光照亮了村庄，照醒了我们的梦，米糕已经盛在了大大的洋瓷面盆里，雪白的大米（没有糯米，只好用大米替代）糕上点缀着几颗红枣，黏黏的，软软的，一进厨房便闻到了那清淡的米香、枣香味。

等我们起床，糕已放凉，拌上白糖或浓稠而金黄的糖稀，软糯香甜却不腻。

米糕并不是端午的唯一，尽管日子很穷，母亲与父亲的心思却很丰富，仪式也总是隆重，中午总有一顿油水很重的饭菜，或鸡或鱼，日常的亏欠总会在节日里得到弥补，还有艾草煮水后的洗身。一个个节日的由来与习俗便映入我的脑中，后来的后来，孤独年迈的父亲常等着我们上门过端午，虽是脚步蹒跚，依然会去集贸市场为我的孩子买一个香囊或礼物。

其实，端午的早饭还有煎饼，母亲的煎饼手艺我们谁也没学会，只记得她搅好一盆面糊，每次，像变戏法似的拿着铁勺在面糊里一绕，用油刷子往灶上的大铁锅里刷上一层薄薄的油，然后将那勺面糊顺着锅绕一圈，薄薄的煎饼便贴在了锅底，翻面再煎一次，淡黄色的煎饼便出锅了，母亲做的煎饼软糯淡黄，与如今市面上卖的那种酥脆的煎饼不同。

她走了，手艺失传了，我们再也吃不着了，端午的幸福却长成了我们最温情的人生。

奶奶的粽子

□李汶珊

不知不觉又快到端午节了。小时候过完春节和元宵节最盼望的就是“五月端午”，因为有好吃的粽子，好玩的游戏，还可以买新衣服。

小时候的端午节还不是国家法定节假日，那一天大人们还要照常上班。当天一大早我麻利起床，早早来到奶奶家，奶奶已经煮好了香喷喷的粽子和圆圆的鸡蛋。粽子有蜜枣的、花生的，还有肉的，都是我爱吃的口味。吃完粽子，奶奶给我换上新买的漂亮衣服，我抓起两个鸡蛋飞快地跑了出去——我迫不及待要去和小伙伴玩“赛鸡蛋”的游戏了。“赛鸡蛋”游戏就是每人拿一个煮熟的鸡蛋对碰，谁的先碎裂谁就输了，输的一方一边嘟囔着妈妈煮的鸡蛋不“结实”，一边极不情愿地把鸡蛋送给对方，真是好玩又好笑。印象里，奶奶给我煮的鸡蛋总是又硬又结实，最后我只好把赢来的鸡蛋还给小伙伴，大家一起笑笑哈哈地剥鸡蛋吃。

再后来，上了小学、中学，端午节也被纳入了国家法定节假日，我不再起那么早，奶奶也不用在前一天晚上熬夜包粽子了。我和奶奶会一起洗粽叶、泡糯米，一起包粽子、煮鸡蛋；也不再下楼和小伙伴“赛鸡蛋”，我给奶奶捶捶背，讲讲学校的趣事，看看电视里直播的各地庆祝活动，和奶奶碰一碰鸡蛋，然后一起乐呵呵地剥鸡蛋吃。

小时候奶奶告诉我，端午节是我们国家很古老的一个传统节日，是为了纪念一个爱国的人。长大了我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因为遭受外敌侵略，屈原作为士大夫积极救国却被排挤流放，愤而投江自杀。

前不久，奶奶因为疾病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年的端午节，我将第一次吃不到奶奶包的粽子；以后的端午节，奶奶包的粽子味道也只能永远停留在记忆里。听人说，每一个逝去的亲人都会变成天上的一颗星。每一个学习归来的夜晚，当我仰望星空，我想，奶奶也一定在看我。

投稿邮箱：qlwbqq@163.com